

翔岗的礼堂

□洪志胤

礼堂好比翔岗的剧场，每天来到这里的村民，都是带着泥土与草木气息的角色。他们既是演员，也是观众，排练的、演出的、健身的、阅读的、听讲座的，甚至移风易俗做寿婚庆的都有。所到村民的业余时间，没人闲着，各自奔着兴趣爱好欣然而来。

翔，在《说文》中释义为“飞声也”。初识翔羽，我就被村名吸引了。“凤凰于飞，翔翱其羽。”凤凰相伴而飞，边飞边鸣的景象，只属于《诗经》。存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凤凰，其实是一种鸟类神兽的组合体。而隶属桐庐县凤山街道的千年古村——翔岗，世代却以凤凰为图腾。早在元明时期，翔岗走出了李璠、李文、李康、李恭等一批博学多才的隐逸高士，加上刘基的寓居，为翔岗的教育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刘基题匾“凤翔高岗”的牌楼下，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，民居、店铺、作坊、花厅、祠堂、台门依水而建，一砖一瓦都透着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的肌理。况且，民居、理发馆、棉花店、烘焙店等无不透出烟火气息。村史馆是翔岗文化传承与留存乡愁的所在：书院变迁、文化教育、非遗传承、图文并茂；生活器具、生产用具、工匠工具，琳琅满目。我认为，最为醒目的，当属一块来自李氏宗祠横梁的雕刻——鲤鱼跳龙门。

所谓“鲤鱼跳龙门”，在世代“耕读传家”的翔岗称得上点睛之笔，有审美与寄予的双重意义。或许，这一块雕刻，是后人对话李璠、李文在内的一批通晓古今、博览群书、才学广博、德才兼备儒士的追慕，还有彰显。

午后的阳光，照射出老街斑驳的质感。老街两旁的嘉庆堂、康德堂等古建筑，经过“拯救老屋”“修旧如旧”，成了国学馆、剪纸馆、篆刻馆、动漫馆，成了翔岗文化“活化利用”的展厅。街巷之中，有老人在家门口晒太阳，有老人在“楚河汉界”对弈，有年轻人在搬运建筑材料，有中年人趁着天气晴好在整修院子。穿街过巷，我是为了一睹翔岗乡村的文化新地标——文化礼堂。

相比村里忠孝堂、经畲堂、敬吉堂等四十多栋修缮过的明清建筑，文化礼堂要年轻得多。像一张翻拍的老照片，文化礼堂在时光中逐渐显影：始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翔岗村文化礼堂，二层，砖瓦结构，八十年代由村民自筹资金进行翻修，十年前又进行了全面修整。文化活动，有礼书屋、有礼讲堂、科普教育、道德讲堂，一如迷宫。礼堂的正门与侧门，仿佛是乡村文化的通道，一边是历史人文，一边是现代气息，融合一起，那是否是乡村文化与一个时代的关联呢？

想想也是，像鱼儿离不开水，倡导耕读传家的翔岗人能缺少乡村文化的滋养吗？

在当地方言中，洗与喜是谐音的。夏日里，翔岗有一项人人参与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——洗街，也就称“喜街”了。村民只要用石板作闸门，把村中十多个水澳（形如池塘，却有溪流般的流量）的出水口堵住，源自大溪源的水就会汨汨而出，沿着街一路流淌，可谓是清洁、降温、娱乐，一举三得。彼时，水澳的水，村民欢天喜地的笑声，一如水的波纹在扩散。

洗街狂欢的场景，好比傣族的泼水节。仔细去看，发现翔岗村是以水渠为经纬的，民居、店铺、作坊、花厅、祠堂、台门依水而建。想必翔岗的祖先开基建村时，就着手建设地下水网工程了，村庄处处有暗渠相通，隐秘、实用。据说，刘基隐居翔岗开馆讲学时，还带领村民改造过水澳。

读懂了水澳，读懂了洗街，也就读懂了翔岗传统的民俗文化。

李国昌老人的家，在翔岗村文化礼堂的对面。十多年前开始，他成为了文化礼堂管理员。记得刚接手文化礼堂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村里为百岁老人祝寿。后来，百岁老人走了，她吃生日蛋糕的笑脸，还藏在文化礼堂活动的相册里。聊起过往，李国昌老人谦逊，一脸的笑意。聊一些年轻人因兴趣爱好相同，在这里找到了知音。前后算起来，应有一百三十多对新人移风易俗，在文化礼堂举行婚礼吧。

还有回乡大学生华晓丽，成了翔岗村一名文化员。她常常走进直播平台，与村干部，返乡创业、乡贤代表一起，对外推介家乡美丽乡村建设，还有文旅融合的发展。

确实，一如春风化雨，热爱乡村文化让村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。

鼓乐、书法、剪纸、篆刻，让翔岗村民如同大源溪的溪水，汇流一起，又流得更远。或许，没有文化礼堂的经年陶冶，翔岗老街上就不会有国学馆、书法馆、剪纸馆、篆刻馆的一一开馆。

潜意识里，只有宾馆的设施、服务，有星级标准的评定。不承想，浙江乡村文化礼堂也有五星级——翔岗文化礼堂便是其中之一。环境、服务、活动，不断提升翔岗文化礼堂的档次——从杭州市“十佳特色农村文化礼堂”提名奖、杭州市四星级文化礼堂，到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，见证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。

远远地，我再一次伫立翔岗街头，仰望凤凰雕塑，似乎听到了凤凰展翅飞翔的声音。凤凰雕塑高耸在车来车往的街口圆盘上，材质为金属，川字形的立柱上书：凤凰于飞，翔翱其羽。

三年前，凤凰雕塑的创意是变形的川字如双手般托举着一枚硕大的凤凰蛋。此后，便改为变形的川字如双手般托举着展翅欲飞的金凤凰。

在翔岗村民心目中，自从家乡列入浙江省美丽乡村精品村之后，那枚凤凰蛋，早已孵化成金凤凰了。凤凰涅槃带给村庄的，是青山秀水，是文化传承，是民富村美，是产业发展带来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。

如果时间允许，我愿意夜幕降临之后，悄悄地站在文化礼堂一角，看翔岗的村民听讲座、排练、演出，抑或听他们聊一聊万国横吞岩石上古老的“岩画”，还有村庄耕读传家的“门风”。

老汉口“万商云集”，茶叶生意尤其兴旺。生意兴旺，高手就多。武汉话把这些高手叫作“狠人”。

汉正街大名鼎鼎的茶庄云鹤轩里“狠人”还不止一个，而是“四大狠人”。

“四大狠人”的最狠是老板，他的狠处是走到人前能揽生意，退到人后能制好茶，是个“全能型选手”。早期收的三个徒弟也在“狠人”之列。大徒弟是制花茶“圣手”，青出于蓝；二徒弟是“见面熟”“人来疯”，人家谈死了的生意他都救得活；三徒弟叫裴俊才，人们背地里说，他的“狠气”是不会笑。一般人跟人见面点头，多少会把嘴唇上翘一下，他点头就是点头，你叫他把嘴翘一下，他说：“那不成了翘嘴白？”“翘嘴白”是么事？是汉口特别美味的淡水鱼。你说他不会笑不会翘嘴角，他还要“幽”你“默”。平常大家一谈笑话，大家笑得滚的时候他也捂着肚子，但还是看不出他在笑！但真到了要命的时刻，蛮多不好盘的事只要他接了手，倒都可以圆满解决。

所以在三个徒弟中，老板最喜欢的是老三裴俊才，甚至偏心。

汉口人都晓得，一个人在一家铺子当到了管事，在那个铺子里就是一人之下、全店之上的地位，帮工就帮到了顶，再该辞工另开铺子当老板了。

可是学徒到管事的路有多长呢？学徒三年，满师后要帮师三年（最少一年），再才是正斤正两拿工钱的店员；站几年柜台下来，如果你接待顾客的本事被老板看中，就会提拔你在柜上管管事，算是店堂经理；如果你制茶手艺还灵光，就会提拔你“收拾货”，算是个作坊老大。只有到了这一步，老板才会考虑是不是让你成为“碗面上那块肉”——管事先生。

大师兄，二师兄当上管事，是跑完了全程才上位的。可是裴俊才却在学徒帮师之后只是当了三年店员，就被直接提成了管事先生。

更显偏心的是，裴俊才一当管事十六年，这个职位就没得别人的份了。

一般铺子中的管事为什么当个三五年就会辞职出去当老板？他们口称是为了“扎起营盘，和师父的铺子成犄角之势”，实质是为了不挡后边店员的提拔之路。再说，学生意的人有几个不是为了当老板，自己赚来自家当的呢。

可裴俊才不想当老板！

他当了一年管事之后，就晓得自己不适合当老板：一副让人看不到“晴天”的脸，会使你铺子里也“天无三日晴”，天下哪有人缠你——蛇缠你吧！所以他做管事后和外边的交流很多，希望有别的茶庄能够请他，当店员当管事都行。可是他是堂堂云鹤轩的大管事，而且正在当“跑红”，哪家铺子敢开口请他？加上他当管事又能干，为师父省了不少事，只要他不走，师父就舍不得换人。

于是，他这十六年管事就挡了一排人的晋升之路，于是云鹤轩就有人和他结了怨。

等他彻底明白这一点时，他这个十六年管事年已四十了。那年月，人过三十就会先备下棺材，年年上一道“国漆”等待着“天年”呢。裴俊才跳槽无门，当老板不合适，只有一咬牙，辞工，为后来人让路！

回到徽州，逢人问起倒是坦然回答，说是回来当田舍翁的，实则是以诗词歌赋为伴。虽出了好日子，却也是从茶里“泡”出的毛病，喜欢犯点小酸，玩玩雅人那一道。夜来打心，自知这是在等着汉口有人来请。

等了一年，把小街上几家茶馆的老板都调教了一个遍，终于等到了一个人，还是在汉口汉正街上认得的徽州人，钱庄老板黄树川。

徽州在外做生意的人很多，当地民谣唱道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岁，往外一丢。”“丢”到哪里？到大城市学生意。全国各地商界，茶叶业、文房四宝、银钱业，不都是徽州人的天下吗！

这个黄树川就是一位钱庄老板，玩钱玩得不耐烦，想做点斯文生意，于是玩到茶叶这一行来了。在汉正街中段泉隆巷附近找了个门面。店名叫瑞馨春，请到了三位店员先生，只差个管事。茶叶业许多人都推荐裴俊才，恰恰黄树川和他认得，于是就备了礼品登门礼聘。

黄树川是老资格的生意人，他晓得请成名人物做帮工的难度，所以回徽州之前对“单刀赴会聘裴才”的态度拿捏，待遇安排考虑了许多。可是没想到到开口说明来意，裴俊才的反应倒让他脑筋半天转不过来。

黄老板说：我是专程来请你到瑞馨春去掌盘子，当管事的。

裴俊才说：我在等你来呢。

这——是真话还是假话？或者是胡话？黄老板脑筋转不过来就问了一句胡话：怎么，兄弟？日子过得艰难，缺钱花了？

这怎么是一句胡话？因为它本来的意思是人人能懂的：兄弟，我来请你，你就“端着”一点嘛，这样慌忙火急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

裴俊才一点都没有在意，坦然地说：“去年我辞了我师父铺子的差事，因为我当管事当得太久了，挡了路，再不走就是公敌！我又不适合当老板，就只有等着人家请我当管事呀。”

说到了这里把话收住，然后把讨价还价都免了，直接告诉黄老板我在你家当管事，一月多少钱，这个价比我师父铺子低，是为你将来给我留了余地。但又不能坏了同行规矩，要得太低……

黄树川一生做生意讲价钱，雇工讲价钱，谈的人成百上千，像裴俊才这样谈价钱的还是头一回碰到！明明可以“撬”下盘子的，他却不自抬身价要钱！那他这个“狠人”就只是“狠”在手艺上，而不是那种“嘴上甜如蜜，屁眼里辣似姜”的货色。黄树川有点激动，激动得都忍不住要骂人：“依你的！裴俊才，你这个家伙把有道理的话都说完了！”

“公事”谈得顺利，双方心情都好。讲定一个月后的“立秋”日铺子开张，黄老板就告辞了。在送黄老板回汉口的船码头上，裴俊才突然变得像个啰嗦鬼，一时间一个月准备开张来不及得及；一时间请的店员本都怎么样；再三说自己的铺子小，店员一定要会制茶。小铺子卖自己制的货，柜上的货品就会丰富很多；茶尖子、茶芯、叶片、条索、连茶梗、茶末、飞片这些“下脚料”都可以变钱。到了大热天，每天用一只大桶泡一桶“飞片



大汉口 市井人物白描



子”摆在门口，让过路人解解暑，还是一桩善事……

黄老板也兴奋，裴俊才怎么说他就怎么“好”，虽不是“洒泪而别”，但也有了牵挂。裴俊才许了人家的差事，东家叫放心，他自己的心却放不下了。立秋还差五天，他心里烦得比小暑大暑还要稳不住。买了船票，发了电报，提前到了武汉。

一到汉口码头，就发现什么都不对了！汉口永宁巷“洋船码头”，来迎接“裴大管事”的架势不小。老板夫妇和一儿一女，再加两个店员都挤到了寇船上。除了老板夫妇，另几个人还每人拿了一面长方旗帜，写着“欢迎裴大管事”！裴俊才远远望见，吓得不敢往前挤，一“吱溜”朝后躲到几乎没人的时候才露面。顾不得和大家招呼，一边说：“这旗子把我，把我！”一边将它们收到自己手上，一卷，插到他带来的被窝里去了。

黄老板说：“就让他们拿着，热闹些！”裴俊才说：“我的福浅了，太招摇了会折寿的！”

一行人嘻嘻哈哈出码头顺河街到了利济路，两个弯一拐，就进入汉正街，到了瑞馨春。

黄老板抢先一步，把弹簧门推开，定住，一偏头对裴俊才做了个“请”的姿势，还没等裴俊才上台阶，铺子里就迎出来了一个年轻人，西装革履，气宇轩昂，对裴俊才深深一鞠躬：“师父！”

裴俊才只听这声音心就动了：这个年轻人叫罗公元，是云鹤轩茶庄学徒出来的。名义上是云鹤轩老板的徒弟，实际上是裴俊才的弟子。小伙子聪明好学，早就被老板提到作坊老大的位置上“收拾货”，收拾几年后提拔有望，便离开云鹤轩，在一些中小茶庄当学徒去了。裴俊才每每想起他，就觉得是自己挡了这仔的道。今天与他在此处相逢，心就往下沉：我可不能再误了他！

几年不见，师徒的重逢，竟是“执手相看泪眼”。罗公元先冷静下来说：“师父，您家搭船赶路也累了，早点了饭，夜里‘长乐’戏园子有尹春保的《二王图》，我把票定了。”裴俊才鼻子一哼手指甲一摇：“嗯！”否决了！到底是师徒，罗公元懂，直接就问道：“先谈公事？”

裴俊才点头没出声，陪着的人便很识趣，不声不响散了，留下他们师徒和黄老板三个人，坐到了弹簧门右侧橱窗旁的方桌边。

罗公元是裴俊才带出来的，谈公事就是谈公事的调调：“师父，您家考考我？”

裴俊才说：“今天是瑞馨春茶庄管事进门，我不沾生意场一年多，你们该考考我。”

罗公元会意，果然公事公办：“请师父辨茶？”“先泡3号香片！”

罗公元将早已备好的三副盖碗分别摆到三人面前，泡好后就由裴俊才去喝茶，吧嗒嘴、品味品香，他就对黄老板介绍说：“3号香片卖一角钱一两，一元六一斤，大路茶里销路最广的货品……”

就这一下工夫，裴俊才一口茶刚吞下就放了杯子喊道：“不对！罗公元，我跟黄先生嘱咐过了的，我们铺里的茶，主要货品要自己做货。这个3号香片怎么是从别家匀出来的？”罗公元辩解道：“师父，天地良心，是我们的呀……”

“你的良心喂狗了！这货不是你做的，而且跟云鹤轩的师兄弟的手艺不沾边，这是抱云轩的路数！更该死的，是你把一元二角八一斤的4号当成一元六的3号香片。你是打算让黄先生开张就关门啊？”

裴俊才此刻怒火难抑，说到后头居然带喘了。

罗公元一把将他的手握住，两行泪竟似飞瀑，似银线，直往外涌：“师父，您家年把没盘货，这张尊口，怎么还像分金炉一样。师父，这是我考您的题目啊！”

刹那间裴俊才也不呼了，也不喘了，用拳头轻轻捶着罗公元的胸口：“你把老子快气死了！”

骂得罗公元满面带笑，麻利地拔掉师父的茶，进柜台换了一种茶叶：“师父，再尝尝这个！”

裴俊才略静片刻，端杯轻抿一口就停在那里不动了。缓缓咽下这口茶水后，像来不及似地又上来了一口，再往下咽时，咽得极慢，连眼睛都闭上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云鹤轩的手艺！大师兄！花茶圣手！”声一停，眼一睁，问罗公元：“罗公元，这是我师父的大徒弟，我大师兄的手艺啊，他能把一角钱一两的3号香片做出这样的味道，真不枉‘花茶圣手’的名号！你怎么学到手的？”

罗公元一边摇头一边答：“师父啊，我是从您家这里偷的啊！”

裴俊才听了很是感慨：“唉，天下手艺是一样，会偷艺的多半是好仔——天天用心，在师父旁看也看出门道来了。学徒三年，学的是德行啊。”黄老板说得兴起，拿出一小包茶叶，让罗公元给每人泡一杯，这师徒二人喝茶入口，怎么都不说话了。这一下倒把黄老板急得追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裴俊才咽下茶汤，叹了一口气：“黄先生啊，这个茶一入口我就直骂我自己太铺张了！这么个叶子？这是真正清明节前摘下来的旗枪呢。西湖名茶四大极品叫云栖、虎跑、狮峰、龙井，都是以地名作茶名。唯有这个茶，是清明前刚萌芽不久，嫩叶初绽之时摘下的，就以旗枪名之！三年前茶叶同业公会会议，把龙井茶的四大极品定到5角钱一两，8元现洋一斤，算是到顶的价。这个旗枪呢？应该是破例的价钱，6角一两，9元6角一斤……”

裴俊才突然发现话被品茶岔开了，便收住话头，说开张在即，“我这个管事也该考考各位了。”

也是的，茶叶铺开开张从进门就要让别人看到它的忙啊。门外头要牵喇叭，要放唱片，让过路的借开张听一点京汉楚戏，听一点“洋人打哈哈”。柜台里头店员先生要衣衫整洁，柜台外头要有摘茶叶的女工，两手翻飞在那里摘茶。这正是制茉莉花茶的时候，还要有几个人准备作坊里要用的茉莉花……

可是裴俊才从进门就没看到这些场面，又没看到准备的货品，他担心“急时抱佛脚”来不及。

罗公元听到这里，不由分说将裴俊才的手一挽，拉着朝楼上跑。一到二楼，上面摆出的场面一下就让裴俊才明白了：

早在三天前，罗公元就做完了开张前的一切准备。沿墙摆了一溜高大齐整的货柜，一格一格，分四层上锁。里面全是带着人日夜不停制出的一批茶叶，用大包装纸包成的大包小包，全用石印印好各种茶名、货号，诸如香片、茶尖、大方、祁红、宜红、滇红、云雾、珠兰等花素茶名，凡1元6角一斤以下的，都是10斤、5斤的大包；2元4以上的为细货，全是2—3斤小包，这都是本店制好包齐，由柜台上庄房来领用的。还有从产地运来直接上柜的龙井、雀舌、云雾、毛峰之类多是细货。

罗公元晓得师父看明白了，就开口说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我到底是当过几家的管事了，开张那天，我会挑八位干净清秀的拣茶大姐，相对而坐，拈指流云地摘起来，凑个大场面……”

瑞馨春茶庄就这么准备充分地开了张，新店开张，至少不得请客、饮酒、看戏、品茶等一番热闹。只是裴俊才在业务顺利之中依然快活不起来。他想着自己从前曾当了罗公元晋升之路，现在罗公元是当了管事又跑到自己名下“收拾货”，还是被我挡着！

罗公元晓得师父看明白了，就开口说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我到底是当过几家的管事了，开张那天，我会挑八位干净清秀的拣茶大姐，相对而坐，拈指流云地摘起来，凑个大场面……”

瑞馨春茶庄就这么准备充分地开了张，新店开张，至少不得请客、饮酒、看戏、品茶等一番热闹。只是裴俊才在业务顺利之中依然快活不起来。他想着自己从前曾当了罗公元晋升之路，现在罗公元是当了管事又跑到自己名下“收拾货”，还是被我挡着！

罗公元晓得师父看明白了，就开口说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我到底是当过几家的管事了，开张那天，我会挑八位干净清秀的拣茶大姐，相对而坐，拈指流云地摘起来，凑个大场面……”

裴俊才心里一颤：“黄先生，你嫌我老了，兜起屁股朝外撇了？”黄老板说，大家是朋友，我不能不把事情告诉你。我的本心，是要留你。

裴俊才是几爽快的人，“好，那一切交给我了！”

他直接找到车老板，把罗公元收到的3号香片拿去，泡好了坐下“谈公事”，顺顺当当就把这个“晚辈英雄”推荐到了一家大店、名店。

罗公元去上海那一天，“江顺”轮是上午8时开船，瑞馨春茶庄由上午8时开业延迟到10时开业，全店为他送行。

（题为老汉口商业风情的《汉口里工笔画》，由毕心望、黄河清、何祚欢三位艺术家联合创作。）

考场

□清风

2024年10月19日上午，我参加2024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。不知为什么，考试前我还有点小小的激动。自2007年最后一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后，我再也没有进入过国家统一组织的考场。

此次进考场，很有点好奇和新鲜感，想看看现在的考场和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。

早上8时，儿子开车把我送到了湖北大学附属中学门口。说来也巧，这所学校是我儿子高中就读的学校。在来的路上，我的脑海里就浮现着4年前我送儿子来学校报名的场景，现在换成儿子来送我考试，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。20多岁的儿子送50岁的父亲考试，且是在儿子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考试，不能不说世界太奇妙，也可以作为一种美谈对待。

进到学校，已经有很多人在院子里了，有的在查考场、有的在踱步、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看学习资料、有的在排队存手机包等物品……我排在放好手机后，经一道安检门和警戒线，刷身份证进入考场。在进入教室前，还有一道安检，由一位监考老师拿安检器在每一位考生身上扫一遍，不允许携带电子产品。到我的时候，看到我戴着手表，监考老师问我是否是机械手表，得到我的肯定后，老师说机械手表可以戴。

我找到12号座位坐下，离开考时间9:00还有20分钟。这时，考生已经差不多都到了。抬头，看见教室前面的黑板上写着“沉着认真，细心守纪”。这次考试，我完全没有像以往考试的那种紧张感。

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考试是30年前，在广东乐昌考军校时的那一场考试。那场考试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，因为考试的结果，决定着我的命运，如果考好了，就是鲤鱼跳龙门，上了军校，我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了。对于我们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出来的孩子，能成为一名军官，绝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，更是一种荣誉，一次突破，一个家庭的突破，一个家族的突破，是创造整个小山乡村历史的零的突破。因为在我们那个1600人的村子里，过去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，所有参军的人没有出过一个军官，连一个志愿兵都没有，都是服满二年或者四年的兵役，就退伍回村继续当农民，表现最好的有几个在部队入了党，还有一个学会了驾驶技术。我能有机会和资格参加军校的考试，是组织的培养、领导的关心、自己的表现，更是一种机遇。在三个多月的文化补习班里，我是整个补习班起床最早、睡觉最晚的那一个，整个部队没人比我睡得晚起得早，包括炊事班的战友们。每天晚上，战友们都睡了，我还要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学到凌晨。记得考试的那天，一进入考场，激动、兴奋、紧张等各种复杂的心情向我袭来，拿到试卷的那一刻，自己的手心全是汗，整个手不停地抖动，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。刚开始，手紧张得不能写字。后来，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足足平复了几分钟的时间，才慢慢地开始正常答题。

这次参加成人教育考试，完全是对于自己的提升和对心理学知识的兴趣，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。这是能以极其平常的心态对待考试的根本。当然，可能和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，毕竟是三十年后，三十年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，同三十年前20岁的我不可同日而语。

11时的时候，已经有考生开始离开考场了，考试规定，提前30分钟才能离开考场。我答卷所有的题目是11:05，题答得很满，没有留一个字的空。我也没有检查，按照要求把试卷、答题卡、草稿纸整理好放在课桌上，直接离开了考场。这与我以前的考试不同，记得到以前考试，都是考生自己把试卷交到老师手上。

一天半的考试，我留心观察了一下。参加考试的考生年龄跨度比较大，从20多岁到50岁左右的都有。我还看到一位孕妇考生，一位满头白发的男考生，一位由4名保安抬着轮椅进考场的的女考生。不管这些考生年龄多大、来自什么行业、从事什么职业，都应该是脱离课堂的人。他们参加考试的目的是相同，有的是对知识的渴望，有的不是为了了一纸文凭，有的是为了专业需要，有的是为了丰富提升，有的是为了兴趣爱好。据成老师介绍，有一位1959年出生的考生，就是因为退休后闲下来，想着学习一门课程，也不需要达到什么目标，纯粹为了丰富生活。我2004年就取得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，多年来也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和经典案例，今年年初就报了成人教育的心理学，想更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。

我想，成人教育的考场，绝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考场，它更像是一个人生的考场。除开文化知识检验之外，还检验着每名考生对待人生、事业、生活的态度。可以说，每一名走进考场的考生，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向上的，对所从事的事业都是有所规划的，对未来的生活都有所期待的。学校教育不是终点，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对人生的热爱、对知识的渴求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不断学习、不断丰富提升自己，我们不光能走好文化知识的考场，更能走好我们的人生考场。